

※ 慶祝宇文所安教授榮退專輯 ※

洞見與想像： 宇文所安研究的臺灣影響初探

陳雅琳*

一、前言

任教於哈佛大學東亞系的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教授，是一位研究成果豐碩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憑藉著敏銳的觀察、豐富的想像，在文本細讀上總是見解獨到，往往給予相關研究者許多啟示與發想，刺激同行在此基礎上持續探索。特別是宇文所安論著的中譯本出版後，很快便成為中文學界關注的焦點；在此連鎖效應下，凡其一有新的著述誕生，隨即會被引介。除了為人熟知的唐代詩歌史研究外，其於中國文論亦用力頗深，著有《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¹、《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²。特別是他以學術散文形式論述古典文學中的記憶主題，撰成《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一書，給予讀者全然不同的感受，誠如宇文所安自言：「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這本書都產生了最廣泛的吸引力。」³若就臺灣一地來看，在引用宇文論述的五二六筆資料中，便有二〇九筆資料引用此書，在整體書目引用記錄中占了三分之一的比例。就引用類型來說，從古典文學到現、當代文學，從韻文到散文，從案頭文本乃至於劇場研究，皆有援引《追憶》書中相

* 陳雅琳，國立中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¹ 宇文所安著，王柏華、陶慶梅譯：《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² 宇文所安著，陳小亮譯：《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³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前言〉，《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6年），頁1。

關概念的紀錄。可知此書對於中文讀者而言，確實是具有強大吸引力的存在。宇文氏在《追憶》一書，上下古今，出入中國文、哲論述，開啟「誘惑」、「斷片」、「復現」等概念，既古典又現代，給予閱讀者帶來豐沛的想像空間，促使讀者能夠從中汲取乍現的靈光，進而與自身關注的議題進行對話與連結。

臺灣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從一九四九年大陸遷臺的第一代學者，到八〇年代所謂的七年級生，歷經從中國傳統文論到中、外文論對話的轉折，從而建立對國外漢學寬廣的包容力。從早期王夢鷗、姚一葦、李辰冬等，從文藝美學、世界文學翻譯，或間受日本漢學與文學的影響，或直接轉譯日文作品，開啟第一波中國古典文學的新視野；六、七〇年代，在旅美漢學家陳世驥與高友工透過自身經驗將中西文學傳統比較對觀後，藉由西方文化傳統的映照，重新解釋與思考古典詩歌傳統中抒情自我的論述，並於此間反思與建構古典中國的文化傳統⁴。於此之際，便開啟西方文學傳統與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間的關連與互動，並試著在對照中尋找自我定義的可能性。八〇年代隨著比較文學發展，在顏元叔與葉慶炳等中、外文系教授的引介下，出身臺大外文系世代，出國或在臺灣者也用心引介，諸如：王德威、張漢良、陳鵬翔、古添洪等人。在他們的鼓吹下，中國古典文學不再是中文系的專利，藉由引進西方在六、七〇年代蓬勃發展的文學理論，實際運用在中國文學研究，拓展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多種面向。隨著西方文學批評方法的引進，中文學界也試著在此風潮中重新審視自身的文學與文化傳統，尋求自我定位的方式⁵。進入九〇年代，隨著王秋桂、王孝廉、胡萬川等人開始引介西方與日本的漢學成果，藉其師友關係譯介後，也開啟對國外漢學界的除魅。時至二十一世紀則轉變為議題導向，重寫文學史、抒情傳統、華語系文學等議題，提醒中文學界從宏觀的角度重新審視中國古典文學的各種現象。

在傳統的漢學研究中，隨著比較文學研究的介入，從這樣愈形開闊的漢學視野，經譯介到書評來掌握宇文氏的研究成果，不僅可以盡快掌握最新的研究，更可清楚看到書評者對於作者研究的態度。以下論述，主要透過有關的書評，兼及相關研究著述，建構臺灣學界對宇文所安研究的接受態度。其次，則經由其成果的援

⁴ 蔡英俊：〈歷史、敘述與認同：抒情傳統論述下「歷史」與「敘事」的問題〉，李貞慧主編：《中國敘事學：歷史敘事詩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5-8。

⁵ 同前註，頁11-12。

引，從中歸納其具體的影響範圍，藉此瞭解臺灣對其研究成果的看法？是否能夠涵蓋他所關注的各種文本類型與議題？最後，再聚焦詩歌研究領域，以兩位青年學者徐國能與祁立峰為例，通過兩位對其研究不同的援引方式，觀察宇文所安研究所帶來的影響。除此之外，更透過他對於自身研究的期許與想像，相互觀察臺灣學界跟這位漢學家之間的互動關係。

二、宇文研究在臺灣的引介概況

（一）以書評為主要引介途徑

蜚聲國際的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於唐代詩歌、文論、文學史的研究成果豐碩，其獨到的見解與視角，往往使研究者得以呼應自身研究議題的發想。臺灣對其研究的接引，主要是依靠書評作為媒介。最早引介其研究論著者，乃一九八五年呂正惠撰寫的《盛唐詩》書評，除了其提出的「京城詩」概念與美學模範，更於詩歌分期觀點上，與他所重視的「歷史過程」，注意到大曆詩人為盛唐餘波的觀點相互應和⁶。稍晚，則是一九八七年劉紹銘評介論文集《漢唐詩新論》時，特別介紹其〈詩是自我的明鏡〉一文，同時肯定他藉由細讀陶潛(365-427)與杜甫(712-770)作品，窺察隱藏在詩人心中的雙重自我⁷。雖然這兩則書評的篇幅不大，卻是宇文所安正式在臺灣學界現身的開始。

兩岸學界一衣帶水，隨著《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⁸、《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⁹、《盛唐詩》¹⁰、《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韓愈和孟郊的詩歌》¹¹等六本宇文所安早年有關文學史、文學理論、文化研究的著作中譯本，在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四兩年間密集出版後，宇文所安漸漸成

⁶ 呂正惠：〈史提芬·歐文的《盛唐詩》〉，《國文天地》第5期（1985年10月），頁75。

⁷ 劉紹銘：〈以復明法的新論：評「漢唐詩新論」〉，《聯合文學》第3卷第10期（1987年8月），頁212-214。

⁸ 宇文所安著，程章燦譯：《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⁹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

¹⁰ 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¹¹ 宇文所安著，田欣欣譯：《韓愈和孟郊的詩歌》（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4年）。

為中文學界關注的焦點。二〇〇六年,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中國早期詩歌之形成》)¹² 出版不久, 便有麥大偉撰寫的專文予以評介, 認為: 「宇文教授的研究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具有懷疑性的考察、有力量的推理、豐富的想像力、能推翻一些積非成是的正統觀念, 成立新的論說, 甚至於能震動讀者。」¹³ 並且肯定宇文所安在早期詩歌於作者、起源的突破性觀點, 有助於解決許多詩歌研究中懸而未決的問題, 諸如: 李延年 (?-82 B.C.) 〈李夫人歌〉結尾異文何者為是; 證明南宋郭茂倩 (1041-1099) 編《樂府詩集》之際, 始將〈野田黃雀行〉置於曹植名下, 直到清代這首詩才被視作「曹植故事」的一部分, 而予以傳奇性解讀等等, 是以認為此書「對任何喜歡古詩的讀者來說是必讀之書」。同一年出版的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晚唐: 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 (827-860)》), 則有張玉龍¹⁴ 與王國瓔¹⁵ 撰寫書評進行介紹。張玉龍肯定宇文所安縮短研究時段開啟的文學史新視野, 以及對於「史中有史」現象的自覺, 揭示前人在評價、闡釋與文本保存所開展的中介意義。但也直指這本以文本細讀為主體的著作, 「從文本細讀到宏觀判斷之間的跳躍幅度有時顯得過大」, 於「史中有史」現象的論述亦未曾深入¹⁶, 然此微瑕仍無損於此書在文學史上的價值, 以及其所帶來的反思與啟發。王國瓔則是肯定此書, 從文學史角度關注到晚唐詩歌發展問題之際, 尚能注意到長期為人所忽視的次要詩人群體; 更稱許宇文所安對於詩歌作品的英文翻譯「在文辭與意境方面, 均已盡量顯示中文原詩之原味」, 是以此書雖在整體章節安排「稍嫌零星跳躍」, 各章論述又「稍嫌不夠平衡」, 仍無損於此書於國際漢學界、唐詩研究領域的重要性¹⁷。孫康宜與宇文所安共同編纂的 *The Cambridge*

¹² Stephen Owen,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ambridge, MA: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¹³ 麥大偉: 〈評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中國早期詩歌之形成》) by Stephen Owen〉, 《漢學研究通訊》第 26 卷第 3 期 (2007 年 8 月), 頁 54。

¹⁴ 張玉龍: 〈評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by Stephen Owen〉,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5 期 (2009 年 9 月), 頁 189-202。

¹⁵ 王國瓔: 〈評 Stephen Owen,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漢學研究》第 28 卷第 2 期 (2010 年 6 月), 頁 397-402。

¹⁶ 張玉龍: 〈評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by Stephen Owen〉, 頁 201。

¹⁷ 王國瓔: 〈評 Stephen Owen,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頁 401-402。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劍橋中國文學史》)¹⁸ 出版後，則有李佳、曲景毅撰寫的書評，肯定此書編寫者宇文所安對於文學史想像的一貫脈絡，不僅使用形式自由的學術散文進行書寫，更打破過往分期方式，將文本置於其話語體系中進行建構，其「史中有史」的編纂方式，也對傳統文學史撰寫者富有啟發性¹⁹。由於《劍橋中國文學史》是一部集結眾多漢學家共同執筆撰寫而成的著作，出版社為了維持各章節之間的平衡，不僅嚴格限制撰寫字數，也不希望作者加入太多作品分析與單篇詩歌引用，藉此保持全書內容簡潔與篇章結構的完整性。是以書評作者認為宇文所安撰寫〈文化唐朝〉之際，過於偏重「唐代思想、文化藝術對於唐代文學的影響」，忽略文學作品分析一事，實是囿限於撰寫體例之故所造成的誤解²⁰。

與中國學界大量發表的書評相比，臺灣引介宇文所安的書評數量雖然不多，但因無須仰賴中譯本，多在英文原著出版後的一年內就能引介至臺灣學界，故而能夠較為迅速地掌握研究動態，接受新近的學術成果。進一步觀察這幾部著作的出版與引介時間，可以發現在二〇〇〇年過後，宇文所安已成為中文學界高度關注的漢學家，是以英文著作甫一出版，便隨即進行引介。在此類書評中，縱有提出一些瑕不掩瑜之處，諸如：古詩英譯可能減損對於原詩意境的想像²¹、對於自身提出的「史中有史」現象未曾進一步深究與探討、《晚唐詩》一書在章節與詩人比重上的失衡。基本上，對於宇文所安的研究成果皆是抱持正面態度，無論是對其突破性的看法得以解釋原本無法說明的問題，或是肯定其著作在文學史的建構與重要性，皆是懷抱著肯定宇文所安研究成果的角度進行引介。

除了書評引介，臺灣對於宇文所安的研究，集中在其詩歌研究方面。最早是二〇〇五年賴亭融的學位論文《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及其唐詩研究》，這也是兩岸學界中，最早針對宇文所安唐詩研究進行完整討論的篇章。透過梳理宇文所安的博士論文《韓愈和孟郊的詩歌》，以及《初唐詩》、《盛唐詩》、《中國「中世紀」的

¹⁸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¹⁹ 李佳、曲景毅：〈評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劍橋中國文學史》)〉，《漢學研究》第 29 卷第 2 期（2011 年 6 月），頁 337-344。

²⁰ 此處《劍橋中國文學史》囿限於體例所帶來的書寫限制，感謝審查人的提醒。

²¹ 王國瓔：〈評 Stephen Owen,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頁 401-402。

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這幾部著作，勾勒出宇文所安對於唐詩體系的建構與審美，更觀察到宇文所安融合中西文學批評手法後，歸納出對唐詩研究的四個特點：「閱讀規則與詮釋角度、細讀文本與新批評、意象復現與形式分析、美學評論與現象學觀點、詩歌流變史與歷史進程研究。」²² 其後則是李欣倫針對〈透明度：解讀唐代抒情詩〉²³ 一文進行的探索與對話，在此篇文章中，作者點出宇文所安解讀中國詩歌之際「不僅著眼於字面之意，更關注於字句之外，與人想像之處」²⁴，復而藉由「想像力與思辯力的結合」²⁵，透過詩化的語言，將其帶有美學性質與哲學思維的解讀成果落於筆端。然而此種「過度聚焦於詩中的『未顯之物』，這種解讀方式或許呈現了中國抒情詩的細膩幽微處，但有時也稍嫌牽強，容易成為聯想式批評」²⁶。因此李欣倫認為，雖然宇文所安解讀唐代詩歌時，試圖建立客觀標準，仍不免帶有主觀與直覺的色彩；此點也是宇文所安詮釋唐代詩歌時，依違在「清晰、明瞭的西方式解讀，和隱微、視覺性強的中國式詮釋之間」的成因²⁷。在此兩篇作品之後，則是王萬象透過〈宇文所安的唐詩詮釋初探〉²⁸ 一文，試圖整體性地評估宇文所安的唐詩詮釋理論，以及融合中西詩學後的對話，重新理解「跨語際的文本轉換之中，批評家如何運用不同的文學詞彙去傳釋文學作品的意義與美感，而不是斤斤計較於他者視域下的創造性背離」²⁹。同時讚揚宇文所安於唐詩研究的貢獻，除了對傳統進行再創造的詮釋外，其於中西詩學對話中求同存異的努力，也成為一種研究典範³⁰。在唐詩研究之後，又有陳籟如借用《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脈絡，研究六朝文學書寫的學位論文《書寫與記

²² 賴亭融：《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及其唐詩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頁89-136。

²³ 李欣倫：〈透明還是朦朧？——宇文所安〈透明度：解讀唐代抒情詩〉之初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論文集刊》第11期（2006年6月），頁30-41。

²⁴ 同前註，頁38。

²⁵ 同前註，頁36-37。

²⁶ 同前註，頁38。

²⁷ 同前註，頁41。

²⁸ 王萬象：〈宇文所安的唐詩詮釋初探〉，《聯大學報》第6卷第1期（2009年6月），頁143-169。

²⁹ 同前註，頁1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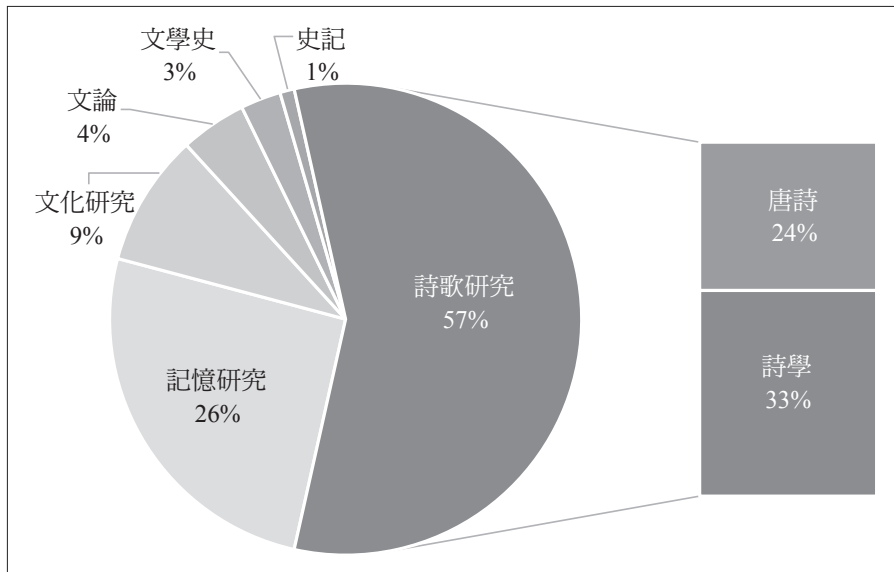
³⁰ 同前註，頁164。

憶——漢魏六朝文學現象的一種考察》³¹，此種對於脈絡的援引，以及對於記憶主題的擴展與深入探究，亦可視為一種與宇文所安研究的嶄新對話方式。

（二）以詩歌研究為主要關注對象

除了直接針對宇文所安論著的研究與對話外，透過臺灣出版的期刊論文、學位論文與專書著作中對宇文所安研究成果的援引，也可以從中觀察出臺灣學界對於宇文所安研究的關注趨向。

援引宇文所安研究類型



將臺灣學界對宇文所安研究的援引類型繪製成圖表，可以清楚看到援引宇文所安詩歌見解於其他時代詩歌研究的「詩學」類型，以及關注宇文所安豐碩的唐詩研究成果者，占據整體援引概況的半壁江山。可知長年浸淫詩歌研究並開創許多獨到見解的宇文所安，最為人所關注者，依然是他在詩歌研究領域的成就。在五二六筆援引宇文所安論述的期刊與學位論文資料中，便有一二一筆資料援引自宇文所安有關唐詩研究的系列論著，如：《初唐詩》、《盛唐詩》、〈自我的完整印象——自傳詩〉、

³¹ 陳籊如：《書寫與記憶——漢魏六朝文學現象的一種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地：金陵懷古〉等；研究其他時代詩歌的論述中，也有一六八篇援引自宇文所安有關詩學研究的篇章，如：《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此外，由於《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是一本透過不同類型的文本和文體，探討與文化史或社會史相互關連問題的著作³²，因此許多研究唐代文學、文化，或者唐代人物的研究中，也會引用宇文所安有關唐代研究的觀點與看法。在宇文所安的援引類型表中，此類型便以「文化研究」一詞進行概括。

除了「詩歌」以及「唐代」這兩個關鍵詞外，宇文所安尚有關於文論的專著《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然而在此部分，僅有二十三篇論文引用有關宇文所安的文論觀點。透過以上資料，可以看出臺灣學界對於宇文所安的認識與理解，集中在「唐代」「詩歌」研究範疇，以及與詩歌研究相關連的文學理論。然而，宇文所安於唐代詩歌外，也有一些回歸儒家經典的研究論述，諸如以《左傳》為文本撰寫的〈敘事的內趨力〉³³、討論經學著作的〈《詩經》中的繁殖與再生〉³⁴，或如討論莊子〈自殘與身份：上古中國對內在自我的呈現〉³⁵等；如是論述，幾乎不見相關領域研究者予以關注及引用。僅有關於《史記》研究的〈「活著為了著書，著書為了活著」：司馬遷的工程〉一文³⁶，尚有四篇學位論文以及一篇會議論文³⁷，引用宇文所安關於《史記》研究的想法與觀點，約占整體援引比例中的百分之一。透過圖表，更能具體呈現對於宇文所安研究的援引概況與偏重。大體而言，臺灣學界對於宇文所

³² 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導論〉，《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1。

³³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敘事的內趨力〉，《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頁68-97。

³⁴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詩經》中的繁殖與再生〉，同前註，頁26-49。

³⁵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自殘與身份：上古中國對內在自我的呈現〉，同前註，頁50-67。

³⁶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活著為了著書，著書為了活著」：司馬遷的工程〉，同前註，頁98-104。

³⁷ 胡艷惠：《〈史記〉之《春秋》書法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房性宏：《茅坤《史記鈔》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呂怡靜：《論司馬遷《史記》的敘事突圍——吳越爭霸相關人物所涉篇章為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15年）；黃馨霈：《人物書寫典範研究：以司馬遷、韓愈為對象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5年）；林郁迢：〈《史記三家注》對項羽形象的轉化與虞姬形象的深化〉，《先秦兩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14期（2015年6月），頁283-302。

安的認知，是處在一個較為狹窄的範圍；基本限縮在唐代詩歌一隅，縱有觸及文學文化、文論領域者，仍然屬於文學研究範疇。經學、史學的研究者，對於宇文所安在此類研究所提出的觀察與見解，明顯缺乏關注的興趣以及與之進行對話的意願。

除了詩歌領域外，影響範圍最大者，則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一書，在眾多援引宇文所安研究論述的篇章中，以記憶主題為核心者，共有一百三十篇，於論述中引用到此書者，則有二〇九篇。然而觀察援引此書的研究者，仍是集中在文學領域，惟時代橫跨古典與現代；文類則是囊括詩詞、戲曲、古典小說、現代文學等範疇。大體而言，舉凡論述中敘及「回憶」、「記憶」、「追憶」等關鍵詞者，多半會與《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一書建立連結，如：〈傷逝、追憶與不朽——蘇軾、黃庭堅題跋文的時間意識〉³⁸、〈晚清女性的追憶與傳世認同建構——以曾紀芬自述年譜為主要考察〉³⁹、〈感官記憶與傷逝書寫《東京夢華錄》中的飲食與遊藝〉⁴⁰、〈記憶與歸屬：渡也地誌詩的地方感〉⁴¹、〈以追憶肯認現時——論陸游追憶遠遊詩歌的自傳意涵〉⁴²、《從《詠懷古跡》、《板橋雜記》論余懷的金陵記憶》⁴³等。然在此類援引類型中，除了少數篇章是以宇文所安《追憶》一書為主要論述架構外，其餘多半是在論述與記憶相關的敘述時，援引宇文所安細膩而具體呈現的文字描繪，藉此鋪展自身想要進行的研究論述。

³⁸ 蓋琦紓：〈傷逝、追憶與不朽——蘇軾、黃庭堅題跋文的時間意識〉，《明道中文學報》第2期（2009年9月），頁89-104。

³⁹ 王達甫：〈晚清女性的追憶與傳世認同建構——以曾紀芬自述年譜為主要考察〉，《暨南史學》第17期（2014年7月），頁165-209。

⁴⁰ 汪詩珮：〈感官記憶與傷逝書寫《東京夢華錄》中的飲食與遊藝〉，《中國飲食文化》第101期（2014年4月），頁105-157。

⁴¹ 林淇濱、趙文豪：〈記憶與歸屬：渡也地誌詩的地方感〉，《當代詩學》第11期（2017年1月），頁171-204。

⁴² 黃奕珍：〈以追憶肯認現時——論陸游追憶遠遊詩歌的自傳意涵〉，《清華中文學報》第15期（2016年6月），頁139-160。

⁴³ 鄭淇丰：《從《詠懷古跡》、《板橋雜記》論余懷的金陵記憶》（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三、宇文研究在臺灣的具體影響

(一) 提出創見與論題拓展

以唐代詩歌研究聞名的宇文所安，其早期論著《韓愈和孟郊的詩歌》、《初唐詩》與《盛唐詩》基本上都是從作家與作品切入，透過文本細讀掌握住詩歌發展的關鍵處，進而建構出屬於該時段的文學史。如：在《初唐詩》中注意到一直以來為人所忽視的「宮廷詩」，藉由宮廷詩貫串整個初唐詩壇發展，並看到初唐詩人在嚴謹的規律中努力突破並融入自身情感，無形中也擴大詩歌的範圍。當此之際，學界普遍忽視初唐詩的價值，至《初唐詩》一出，才喚醒眾人注意到這個被遺忘許久的期間。被視為延續《初唐詩》脈絡的《盛唐詩》⁴⁴，也是採用同樣的模式進行研究，注意到由初唐「宮廷詩」衍生而來的「都城詩」，是此一時期主宰盛唐詩壇者，除了著名的大詩人外，也注意到一些歷來不為人所重視的小詩人。最後，則是藉由文學史角度，研究晚唐詩歌作品的《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 (827-860)》。至此，宇文所安對於唐代詩歌史的研究已大抵完善。

仔細考察臺灣學界對於宇文所安論著的援引概況，已有豐厚研究成果的唐代詩歌，是研究此一領域學者的關注焦點。如：鍾曉峰在〈詩領域的自覺：晚唐的「詩人」論述〉⁴⁵中，通過宇文所安的唐代詩歌研究成果，觀察到唐代詩人自覺意識的凝聚過程，藉此剖析「晚唐詩歌創作者表述『詩人身分』時的種種表現與心態」，進而建立自身有關「晚唐『詩人自覺』表述獨特性」的論述，更能藉此理解到「中唐與晚唐在詩學上的連續性」意義⁴⁶。又在〈文化意象與自我形象論陸游的騎驢詩〉一文⁴⁷，援引宇文所安對賈島在驢背上苦吟的評論，以及此則騎驢覓句傳說意義的解讀，建構出「騎驢確實是賈島『詩人』形象的重要標誌」⁴⁸。

⁴⁴ 宇文所安〈導言〉：「它以《初唐詩》為基礎，所以兩部書最好連續閱讀。」見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盛唐詩》，頁8。

⁴⁵ 鍾曉峰：〈詩領域的自覺：晚唐的「詩人」論述〉，《彰化師大國文學誌》第24期（2012年6月），頁49-83。

⁴⁶ 同前註，頁49。

⁴⁷ 鍾曉峰：〈文化意象與自我形象論陸游的騎驢詩〉，《清華學報》第453期（2015年9月），頁415-55。

⁴⁸ 同前註，頁420-421。

長期浸淫在詩學與詩論研究的徐國能，在其〈錢鍾書杜詩學析論〉⁴⁹、〈杜甫詩歌理論初探〉⁵⁰、〈方回《瀛奎律髓》杜甫七律選評析辨〉⁵¹、〈張性《杜律演義》研究〉⁵²、〈許渾詩和「許渾體」考論〉⁵³等五篇文章中，除了援引宇文所安對於杜甫詩歌的研究成果外，也關注到宇文所安在詩歌理論的見解。其在〈錢鍾書杜詩學析論〉中討論杜詩典範形成的問題之際，引用宇文所安的論點，認為：「杜甫成為典範，就藝術創造而言，並不是因為他的詩風近於『南宗』或『北宗』，而是他兼有南北，以及南北以外的多元與複雜。」⁵⁴於〈杜甫詩歌理論初探〉中，徐國能除了參酌宇文所安在盛唐時間分段上的概念，又援引宇文所安對盛唐時期文學環境的見解，更在討論杜甫詩歌內涵之際，討論到宇文所安對於「神」的概念⁵⁵。宇文所安有關「通俗詩學」的見解，也對徐國能的研究產生啟發，其言：「宇文所安所定義之『通俗詩學』，是指在南宋中後期及元代，大量出現以教人創作詩歌為主要內容的論詩類作品。」⁵⁶徐國能藉由宇文所安對於「通俗詩學」⁵⁷的觀點與定義，考察研究其所關注的文本（方回 [1227-1307]《瀛奎律髓》、張性《杜律演義》、仿擬許渾 (788-860) 詩形成的「許渾體」）後，所發表的三篇研究論述，分別為〈方回《瀛奎律髓》杜甫七律選評析辨〉、〈張性《杜律演義》研究〉和〈許渾詩和「許渾體」考論〉，皆是立足宇文氏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拓展而成的研究成果。此外，在徐國能的專著《清代詩論與杜詩批評：以神韻、格調、肌理、性靈為論述中心》，更是大量援引宇文所安有關唐代詩歌研究與詩學研究的篇章，藉由宇文所安的觀點鋪陳自身

⁴⁹ 徐國能：〈錢鍾書杜詩學析論〉，《東吳中文學報》第15期（2008年5月），頁93-114。

⁵⁰ 徐國能：〈杜甫詩歌理論初探〉，《語文學報》第15期（2009年12月），頁1-32。

⁵¹ 徐國能：〈方回《瀛奎律髓》杜甫七律選評析辨〉，《東海中文學報》第26期（2013年12月），頁28-62。

⁵² 徐國能：〈張性《杜律演義》研究〉，《東吳中文學報》第29期（2015年5月），頁65-92。

⁵³ 徐國能：〈許渾詩和「許渾體」考論〉，《中國學術年刊》第37期（2015年3月），頁1-38。

⁵⁴ 徐國能：〈錢鍾書杜詩學析論〉，頁104。

⁵⁵ 徐國能：〈杜甫詩歌理論初探〉，頁6、12、14。

⁵⁶ 徐國能：〈許渾詩和「許渾體」考論〉，頁24。

⁵⁷ 宇文所安在《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第九章以「通俗詩學：南宋和元」為標題，注意到南宋詩人詩歌典範轉移的問題。其言：「在《滄浪詩話》中，嚴羽創立了一種以盛唐詩為永恆標準的模式。他隨後注意到他同時代的一些詩人，所參照的唐代模式，不是取自盛唐而是取自晚唐。這批南宋詩人與批評家的興趣中心，是律詩那些過分講究的技巧，他們的影響可以在周弼《三體詩》中看出。」（頁466）

論述。如：透過宇文所安評論〈江南逢李龜年〉這篇詩作，說明杜甫詩中確有使用意在言外的技巧展示含蓄的狀態⁵⁸，或是透過宇文所安對於杜甫的觀點，開啟有關杜詩學褒貶評價的敘述⁵⁹。徐國能於詩歌研究的論述頗豐，在其二十四篇研究論述與專書中，便有數篇援引自宇文所安的唐詩研究成果。此類研究基本上都是立足於宇文所安對於唐詩研究的創見上，進一步地挖掘個人所關注的議題或文本，進而開拓詩歌研究領域的多種面向。

（二）開啟議題與讀者想像

隨著研究視野擴展，宇文所安開始嘗試使用更為靈活、富有想像力的方式討論古典文學中所反映出來的文化論題；《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便是此一時期的代表作⁶⁰。特別是首次使用學術散文寫法的《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一書，更是讓讀者有耳目一新的感受。一如宇文所安所言：「《追憶》是嘗試把英語『散文』(essay)和中國式的感興進行混合而造成的結果。在我的學術著作裏，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美國，這本書都產生了最廣泛的吸引力。」⁶¹透過臺灣學界對於宇文所安著作的引用統計，可見《追憶》一書，實為最吸引臺灣讀者目光者；幾乎占據整體引用數字的三分之一。

宇文所安著作引用次數表

書名	引用次數	引用率
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	208	33.82%
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	84	13.66%
盛唐詩	71	11.54%
中國文論：英譯與評論	57	9.27%
初唐詩	55	8.94%

⁵⁸ 徐國能：《清代詩論與杜詩批評：以神韻、格調、肌理、性靈為論述中心》（臺北：里仁出版社，2009年），頁64。

⁵⁹ 同前註，頁2-3。

⁶⁰ 張玉龍：〈評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by Stephen Owen〉，頁189。

⁶¹ 宇文所安著，鄭學勤譯：〈前言〉，《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頁1。

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	49	7.97%
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	26	4.23%
劍橋中國文學史	22	3.58%
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 (827-860)	18	2.93%
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徵象	17	2.76%
中國早期古典詩歌的生成	7	1.14%
韓愈和孟郊的詩歌	1	0.16%

此部融合文學批評與學術研究，使用文學筆法書寫的著作，將藏在字裏行間的記憶碎片予以復現。文學書寫本身就帶有濃厚的回憶性質，「在文學領域中，記憶可以說就是文學的全部，所有的文學書寫，都是記憶的保留、再現與變形，……對記憶的關注，在文學而言，與其說是學科的研究主題，毋寧說是環繞著記憶所展開的各種人文關懷」⁶²，《追憶》一書環繞著以記憶為主軸開展的八個議題為切入點，雖然沒有形成一個探索記憶的體系，卻透過回憶的線索，串起每一個散落在文學篇章中的靈光乍現。此種帶著詩化想像的敘述筆調，往往帶給讀者不同的觸動與感發，此點也是臺灣學界面對宇文所安論著之際使用的切入點，意即讀者關注的焦點便是從論述中擷取到的趣味和發想為何？與自身關注的議題，又能碰撞出何種絢爛的火光？如李嘉瑜〈理想化的完美山水——臺灣古典詩中的基隆八景 (1895-1945)〉論及詩人筆下已然看不到的地景時，便透過宇文所安的敘述，具體帶出今昔之感的悵然⁶³；或如范宜如透過宇文所安帶出的「斷片」概念，重現謝肇淛筆記中的物件，凝結並擴大觀看的瞬間⁶⁴。李文鈺則是在〈流逝與尋回——試論韋莊〈菩薩蠻〉五首中的春意象〉一文中⁶⁵，擷取並緊扣宇文所安有關追憶主題的敘述，探討韋莊五首「暮年追憶之作」的〈菩薩蠻〉，藉此探討韋莊藉由春日美景表述「在流離際遇

⁶² 陳籟如：《書寫與記憶——漢魏六朝文學現象的一種考察》（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頁21。

⁶³ 李嘉瑜：〈理想化的完美山水——臺灣古典詩中的基隆八景 (1895-1945)〉，《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18期（2014年4月），頁109-110。

⁶⁴ 范宜如：〈謝肇淛《五雜俎》中的物質書寫與地域視野〉，《中正漢學研究》第22期（2013年12月），頁180。

⁶⁵ 李文鈺：〈流逝與尋回——試論韋莊〈菩薩蠻〉五首中的春意象〉，《漢學研究》第29卷第1期（2011年3月），頁35-59。

中始終堅持的回歸意念」⁶⁶，以及「在創作中，重塑了個人走過末世的生命經歷」⁶⁷，隱微展示詞人沉浸在追憶往昔歲月之際，「現實的沉重，流逝的時間，往往將人的初衷、本質消毀，直到回首，才發現原本堅守的信念、最初自我幾已不復存在」⁶⁸。王敬婷則是抓住宇文所安對於吳文英詞作的洞見⁶⁹，促使作者循線探索吳文英詞作中超過一半的追憶詞，觀察到詞人常以時空跳接手法以及冷僻典故追憶往昔，導致詞作意境與情景的破碎；期能藉由探索吳文英的追憶詞作，找出隱含在凝澀晦味文字背後的真情，進而鋪展成其學位論文《生命的流宕與耽溺——夢窗追憶詞研究》⁷⁰。或如：蔡佩容《鄉愁成「果」——試論琦君、王童以女性為主的離散敘事》⁷¹，透過宇文所安於《追憶》中的「斷片」與「復現」兩個概念，分析琦君《橘子紅了》中的記憶書寫與其中帶來的救贖意義。

研究六朝文學的臺灣新生代學者祁立峰，論著便有諸多篇章擷取宇文所安論述中所帶出的靈感碎片，藉此彌合自身所關注的議題。例如：〈論南朝「詠物題材」詩賦的文化脈絡——以「梧桐」、「舞馬」與「燭」為例〉⁷²一文，便透過宇文所安討論《莊子》「骷髏」時所帶出的「個體」及「類體」概念，與其關注的議題焦點「詠物題材」與「文學集團」相呼應，藉著這一條聯繫兩端的紐帶，串起自身對於詠物主題的論述與想像⁷³。至於〈俗化的美學——六朝士人的俚俗傾向及其文學表現〉⁷⁴，則是緊扣宇文所安〈下江南：關於東晉的平民想像〉中所建構的「文化劇

⁶⁶ 同前註，頁 55。

⁶⁷ 同前註，頁 56。

⁶⁸ 同前註，頁 56。

⁶⁹ 宇文所安：「在中國的傳統裏，恐怕沒有誰的詩像吳文英的詞那樣執著地與回憶和回憶的行為纏繞在一起。」（《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頁 183）

⁷⁰ 王敬婷：《生命的流宕與耽溺——夢窗追憶詞研究》（臺中：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6 年）。

⁷¹ 蔡佩容：《鄉愁成「果」——試論琦君、王童以女性為主的離散敘事》（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4 年）。

⁷² 祁立峰：〈論南朝「詠物題材」詩賦的文化脈絡——以「梧桐」、「舞馬」與「燭」為例〉，《興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2012 年 12 月），頁 51-74。

⁷³ 同前註，頁 58。

⁷⁴ 祁立峰：〈俗化的美學——六朝士人的俚俗傾向及其文學表現〉，《淡江中文學報》第 36 期（2017 年 6 月），頁 1-36。

場」概念，展示東晉南渡世族對於江南的想像與再現⁷⁵；以此作為研究者「解釋南北朝士人的俚俗化行為與作品」之際的參照座標，進而透過「俚俗題材的辭賦、擬代的樂府民歌和宮體詩等不同文類所呈現的俗化美學，試圖從六朝士族這般趨近於庶民的特徵，發掘他們的俚俗習態背後的文化意涵及其深層心態」⁷⁶。而〈國境之西——論南朝作家鮑照、謝朓與蕭繹的荊州書寫〉⁷⁷一文，則藉由宇文所安認為「詩歌能夠作為現實世界徵兆」⁷⁸的論點，以及《盛唐詩》中論及王昌齡的邊塞詩創作，實為經由作者想像力與詩歌傳統交織而成的產物，同時此種虛構模擬也帶給作者心靈上的自由之論點，扣回研究者此處論述的核心人物「蕭繹」；佐證蕭繹「遠離都城與國家中心換來的荊州經驗，讓幾個作家得以想像他們自己的邊塞經驗」，進而能「在空間、家國、認同與地方感變動不居的狀況下，將詩歌作為他們這一代創作者預言的方式」⁷⁹。〈天險悠悠：六朝辭賦中的江海書寫與國家想像〉⁸⁰一文，則是藉由宇文所安「記憶殘餘」概念，點出「都城毀滅、國家傾覆之六朝終局。即便水勢已不再是國家天險，但仍成為見證這一切變遷消長的自然物」⁸¹。在此類引用中，論者所重視者便是宇文所安在論述中所帶出的詩化想像與靈感碎片，如何與自身關注的議題相結合，進而與自己的研究內容進行對話與呼應；祁立峰在其對宇文所安論述的援引中，明顯地展現此一特性。倘若說徐國能、鍾曉峰引用宇文所安創見與論述的方式為站在巨人的肩頭上往外看，祁立峰的做法恰如拈來吉光片羽般的星火，點亮自身於研究議題上的想像。

⁷⁵ 宇文所安〈下江南：關於東晉的平民想像〉一文，收入王堯、季進編：《下江南——蘇州大學海外漢學演講錄》（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

⁷⁶ 祁立峰：〈俗化的美學——六朝士人的俚俗傾向及其文學表現〉，頁1。

⁷⁷ 祁立峰：〈國境之西——論南朝作家鮑照、謝朓與蕭繹的荊州書寫〉，《漢學研究》第333期（2015年9月），頁65-96。

⁷⁸ 同前註，頁88。

⁷⁹ 同前註，頁90-91。

⁸⁰ 祁立峰：〈天險悠悠：六朝辭賦中的江海書寫與國家想像〉，《清華中文學報》第15期（2016年6月），頁105-137。

⁸¹ 同前註，頁130。

四、小 結

作為一個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西方漢學家，宇文所安敏銳地意識到，在「古代文學」被視為「中國遺產」的此刻⁸²，傳統文化已然成為「民族國家的想像的繼承物。研究傳統文學或文化意味著研究『自己的』或『他人的』遺產，這個『自己』和『他人』是以國家為界限的」⁸³。是以宇文所安針對古典文學的創見與發想，往往被冠以「異域」⁸⁴之名的他者身分，他自言：「談到對知識的整理與思考，有些人對什麼是『中國的』、什麼是『西方的』有太多的關心和焦慮。這裏的一個問題是，許多年來，人們陸續把石頭搬來搬去，簡直很難分清到底什麼是他山之石、什麼又是本山之石了。」⁸⁵在宇文所安的想像中，這些「古老的文本和文化產物」是一種人類與人性的遺產，古典文學是一種去除地域限制，回歸文學與人性關懷面的存在。在全球性文化的發展潮流中，將通過翻譯與人文話語的實現，挖掘出其中隱藏的瑰寶⁸⁶。在此脈絡下，宇文所安針對古代詩歌與文學的閱讀與詮釋，便掙脫了「不可譯性的焦慮」，以知音的身分契合隱藏在其間的古老幽微心靈，捕捉到文字流轉間所建構出來的網絡與結構。消弭加諸其身的「異域」界線，融入「使中國文學傳統保持活力，而且把它發揚光大」⁸⁷的研究之中。

浸淫中國古典文學領域多年的宇文所安，雖然自謙：「我們唯一能夠奉獻給中國同事的是：我們處於學術傳統之外的位置，以及我們從不同角度觀察文學的能

⁸²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把過去國有化：全球主義、國家和傳統文化的命運〉，《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頁 344。

⁸³ 同前註，頁 336-337。

⁸⁴ 此點主要見於中國大陸學界，如：代迅：〈異域中國文論西化的兩種途徑——世界主義文論話語探究〉，《江西社會科學》，2010 年第 6 期，頁 90-98；王斌：〈異域視野中的晚唐詩壇——評宇文所安的唐詩史新著《晚唐》〉，《中國詩歌研究動態》，2012 年第 2 期，頁 374-378；蘇芹：〈異域之眼：論宇文所安在《桃花扇》中的求「真」〉，《戲劇文學》，2015 年第 10 期，頁 83-88；袁偉軍：〈異域之鏡：淺釋宇文所安的中國文論研究〉（廣州：暨南大學文藝學碩士論文，2008 年）；尹青青：〈異域之眼：論宇文所安的唐詩研究〉（杭州：浙江工業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12 年）；王震：〈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在中國〉（重慶：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3 年）。

⁸⁵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自序〉，《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頁 3。

⁸⁶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把過去國有化：全球主義、國家和傳統文化的命運〉，同前註，頁 350-351。

⁸⁷ 宇文所安著，田曉菲譯：〈自序〉，同前註，頁 3。

力。新問題的提出和對舊問題的新回答，這兩者具有同等的價值。」⁸⁸然而宇文所安透過豐富的想像力、詳細的考察與推論，佐以文本細讀所積累的豐碩研究成果，以及從中挖掘出的眾多議題，已經是不容小覷的存在。特別是其研究論著的譯本出版後，也逐漸拓展宇文所安研究成果在中文學界的影響性。雖說宇文所安僅在其《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一書，使用到融合英語散文和中國式感興的敘述方式；然而「詩化的想像」一詞，大抵是其著作予人的第一印象，無論是其屬於文學史的唐代詩歌研究，或是有關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思考，總是有一股濃厚的詩意，流淌在其字裏行間。

宇文所安對自身在古典文學領域的期許，與臺灣學界對其研究成果的接受與理解相當一致。無論是在書評，或是直接針對宇文所安的研究，皆是直接且客觀地討論其研究上的洞見與不見，而非強調宇文所安身為西方漢學家的身分後，任意貼上「異域」、「他者」、「東方主義」等標籤；甚或在意識形態與爭奪論述主體的作用下，放大檢視研究論述中的瑕疵，給予充滿意識形態的檢視與批判。相較於中國學界對論述主體的焦慮，臺灣學界似乎更能悠遊在宇文所安建構出的文學心靈世界，汲取其筆下詩化的想像，與自身關注的議題相呼應。

除此之外，臺灣學界由於較為重視研究論題中的問題意識，因此較少見到直接針對漢學家本人的研究論述，目前僅能見到一本出自雲科大漢學整理所的碩士學位論文——賴亭融《他山之石——宇文所安及其唐詩研究》。同時，此本論文也是該系所第一本針對域外漢學家進行研究的學位論文。其後十年，在同一位指導教授（李哲賢）的引領下，又出現許多研究國際漢學發展與漢學家的學位論文，如：討論倪豪士⁸⁹、梅維恒⁹⁰、畢曉普⁹¹等漢學家的研究論述；或是探索《老子》⁹²、《三國演

⁸⁸ 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致中國讀者〉，《初唐詩》（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頁1。

⁸⁹ 黃霽宸：《倪豪士及其唐代文學研究》（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⁹⁰ 謝丹邠：《梅維恒 (Victor H. Mair) 之變文研究析論》（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⁹¹ 余真：《畢曉普及其《三言》研究——《三言》在英美漢學界由華語教材到專題研究之轉折》（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⁹² 彭振利：《《老子》研究在美國》（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義》⁹³、《儒林外史》⁹⁴、《金瓶梅》⁹⁵ 在美國的研究概況。雖然臺灣較少直接針對宇文所安的研究，卻時常透過書評與援引兩個方向，與宇文所安的研究成果進行對話與呼應。在書評引介方面，由於臺灣毋須仰賴中譯本，因此在新書引介的速度上往往較快，多半在書籍出版不久後，便可看到關於此書的評介。同時，相較於中國學界在論述主體上的焦慮，臺灣學界重視的是在文學心靈上的相合，因此較能悠遊在宇文所安所建構出來的文學世界中。至於對宇文所安研究論述的援引，大致可以使用徐國能和祁立峰兩人進行對比。浸淫在詩歌研究領域的徐國能，多半援引宇文所安在詩歌以及文論上的洞見，藉此推展與呼應自身所關注的研究主題。至於以六朝文學為論述主體的祁立峰，往往是採用宇文所安研究中所帶來的想像與觸發，開啟與連結自身關注主題的方向。

⁹³ 郭興昌：《《三國演義》研究在美國》（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⁹⁴ 王美惠：《《儒林外史》研究在美國》（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⁹⁵ 郭筱涵：《《金瓶梅》研究在美國》（雲林：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3年）。